劒笑

劒筴第二十五卷

劒斬郁成王

劒璏

劒遺兒

揆劒

抽劒刼新婦

請觀劒

劒負人

劒割髮

詐取劒

使木人擲劒

詐劒斬張洛

禁劒

劒勿泄

謝劒

留劒

索挂劒

劒珮

階劒

弦投劒客

劒頭

劒于市

劒敢

朗人劒

請劒願先登

劍筴第二十五

明虞山錢希言譔

訂　黃陂張大齡校鋟

籠狙篇

應變出奇不可語乎仁義故曰籠狙及其濟也歸成於正

筴曰子列子有言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古稱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爲其智之不大乎夫步千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故機詐權術即兵家奇變縱横攻堅乘瑕之

道論劒者所莫能廢也夫以機詐權術用之于倉猝間者雖譎而不正何慮之擯君子亦節取焉于既著謹慮廟戰諸策復采漢魏南北唐李之跡以譎智顯于劒者若而人系之于篇蓋春秋無義戰自昔則已然矣豈謂紫色蠅聲而或妨朱亂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詩曰無教猱升木癸籠徂

劒辠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禽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辠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行音杭下同屬之欲反又之住反）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也）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左傳）

劒御

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挾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一作燕下文燕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

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大夫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戰國策

劍譏孟嘗君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倚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兎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元作惠

王（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尓）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于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從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賫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文彩襜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統攝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新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

無纖介之禍者介芥通馮煖之計也

奪劍挺

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勝廣皆爲屯長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事成有功然須

劍筴

假託鬼神乃可暴起耳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罾魚網也形如所繖盖羅而舉之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叢祠中爲之非成人所止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己以激怒

其衆尉果辱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徇蘄以東史記漢書

誅劍

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假守通謂項梁曰

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即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旅孫所改耳于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府中皆讋服莫敢復起遂舉兵使人下收下縣四面諸邑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漢書】

剡刺船

項王使項悍拜陳平為都尉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鎰居亡何亡何猶言無幾時也漢攻下殷項王

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書

劒斬郁成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近上國近道諸國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

縛守請大將軍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言毒恨也今主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無有主意先擊者也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追及大將軍漢書

劍璏

丞相朱博奏莽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言其合當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義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結歡好也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瘢創痕也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音衛劒鼻也又瑑字本作璏从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佐復辭讓辭曰君嫌其賈耶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自褁以遺佐佐乃受及葬徵去欲見佐佐稱疾不見漢書

剡遺兒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聚族人為遺書

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不與兒族人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占女實寄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以與子 風俗通

探劒

魏武嘗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愼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廣艷小說

抽劍刼新婦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世說

請觀劍

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閒備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閒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蜀漢本末

剱負人

魏武過城皋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供具聞其食罷聲疑其圖巳夜手剱殺

入人既見食飲乃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漢魏春秋〕

魏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劒夜殺八人而去〔世語〕

劒割髮

魏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持于是太

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曹瞞傳

詐取劒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

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艸章艸章並入妙書斷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效會手蹟作書與其母取劒劒直萬金竊去不還也魏志

使木人擲劒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

一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㪅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㪅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琱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

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魏志）

詐劒斬張咨

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劒將騎五六百人營省堅堅臥與相見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吳志）

禁劒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

擊之大破彼賊棊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抱朴子

劒勿泄

北魏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于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

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龍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尋覓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衆叛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擬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魏書傳】

謝劍

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

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
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
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並以呈榮勸
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世隆又勸其遠務榮曰何怱怱皆不見
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
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
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

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烏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北史

留劒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
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
功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
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
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
佐守荊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
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
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
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
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
鎮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
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
深布誠款晦亦厚結納彥之留良馬利劍
名刀以與晦晦懸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遣彥之鎮軍于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同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南史

索挂劒

憲宗之伐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師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聞其兵備所貴溫

罔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温但宣詔勑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罷仗温亦不誡之它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劍而食遂巡行

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劒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尒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于缺歷而記之矣王氏見聞

劒珮

貞元三年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

更令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盟會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渾瑊赴盟會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結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澣與尚結贊約候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澣遣使與結贊等同奏上

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
于土梨封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
馬有麟奏土梨封地多險隘恐蕃寇隱伏
不利于我平凉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
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凉川時蕃約
論結贊已復命遣追還而告遣之渾瑊與
尚結贊會於平凉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
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

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賛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番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賛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劍珮以俟命蓋誘其于馬將切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持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它慮結賛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它

馬跨而奔歸府馬不加銜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唯賊之裨將李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翔及賊判官韓昪並爲亂兵所殺（舊唐書）

階劍

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

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
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
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
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
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
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

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
會與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
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
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入百人為衙隊
五百人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
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監軍不
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李羅拜志
忠與開璨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

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
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本營處上有
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怗息不敢
動耶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不爽
階立援劒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敎練
使兵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
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勑旨配流康州其親㕥縶者斬一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縶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尸於江　舊唐書

弦投劍客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鞚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
迷失道縱馬行見旁有門宇乃神廟也生
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懔然心動卽匿
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
鬼因引弓振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
衣短後皁衣負囊仗劒自空舍中出旣而
倚劒揚言曰我盜也尓豈非盜乎鄭生曰
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

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劔者曰子
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
必經東廡下願子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
去不然且死于豎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
弦致袖中旣解弦投于劔客前丞以袖中
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
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
子果智者其鼻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

爾何為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
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于是登木自
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
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于村
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
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
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
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

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于田横墓中宣室志

劒顛

昭宗爲梁主刼遷之後岐奉諸州各畜甲兵甚衆恣其刼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

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貲若干其婦女多取之熬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于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簺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 玉堂閒話

剱于市
田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
擊之郭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
命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
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于江岸琪謂廳吏
曰陳公知吾无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
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賫
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劔擊

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劒于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劒授之而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劒馭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

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闕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侯胡規出獻疑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旣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箭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以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篇瑾單馬曰兄獨來欲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匈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匈

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瓌首于埤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瓌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瓌竟弃城投揚州（北夢瑣言）

朗人劒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三千陣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

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陸擊攻長沙

唐闕史

請劍願先登

唐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日踈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

邑也潞涅堅守人心攜貳攻擊以至疲竭師旅之日無少長皆屬之將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聶收于部伍問乃謂周聶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閒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聶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乃禽之元是東强城中遣來令詐降李意欲窺糞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聶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北夢

瑣言

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暉魏州人軍鎮靈武行至梅戍番夷稍稍來謁暉頡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搢腰閒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并及其騎從十餘人皆殺之

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宋史〕

劍招爪語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

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歸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用其子知訓